

# 宛如創世的初始： 地圖・路徑・啟程・尋回

展 覽  
與  
活 動  
EXHIBITION  
AND  
EVENT

文 | 吳克威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三年級 圖 | 國立臺灣文學館

臺灣文學教室第16期「在『自然』中相遇：思維 書寫 行動」甫於去年底結束，學員與臺文館邀請的作家互動學習，近距離的親炙模式啟發深遠，課堂的指引成為追尋文學的可行路徑，發生在臺灣文學教室裡的心靈故事，還會繼續傳說下去。

「萬事萬物都致力於書寫自身的歷史……不是踩進雪地或沿地而行的腳步，而是印記，存在於差可持久的文字裡，是自己行軍的地圖。地面滿是備忘與簽名，所有事物都被線索掩覆。大自然裡，這種自我註記永不停歇，敘事則是封印之痕。」

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50），轉引自 Robert Macfarlane 《故道》

下課後到文學館的路程總是匆忙，除了紅燈綠燈以及必須左右閃避的車子之外，我什麼也看不見。城市生活似乎旨在消除對一切過程的仔細體驗，除了可以完成某事的「那個空間」之外，其他意義盡被抹去。當終於能夠「見山是山」，不再分心於路途上各種事物的引誘時，將路上行車的經驗反轉為地下鐵的工程也就完成，從此行車的經驗如乘地鐵，在黑暗中不必辨認任何事物。

我已習於地鐵化的日常，在目的地旁找到車位後，腦中響起到站廣播，意義才開始發生。於是，整座城市大多數的地方於我而言形同廢墟。這座廢墟裡撤除了人類以外的生命（除了僥倖生存的數種「可愛動物」之外）自成一個星球，從此，外星生物的定義不再是著上奇異色彩、大眼的存在，而是所有其他的生命都盡數掃進人類星球的外部，成為名符其實的外星生物。

死寂、荒涼與意義的空乏，必須追究原因與解決之道，於是，臺文教室這一系列的課程於我而言，仿若隔著光年般的長遠距離，以抽象的備忘印記，一步步逆反成就廢墟的歷史，從投影片裡找回第一隻藍綠菌的樣子。

以下將以「地圖、路徑、啟程與尋回」這四個部分說明「在自然中相遇」系列課程中對我的指引。



## 地圖

要尋回對人類之外其他生命的關注，必須先從地圖開始，地圖不盡然只有一張，在簡義明老師的規劃裡，就翻出了三幅巨大的地圖以供重探自己與其他生命的關係。第一幅是文學，回顧臺灣自然書寫的文本，縱橫推開空間與時間的向度，以島嶼作為思考的基點，疊加各個年代與自然互動的過程，無論訴諸情感的呼籲或企圖客觀描繪的紀錄，都有如聲納一般，測探某時某地自然的輪廓，透過文字傳來震耳欲聾的迴響。



第二幅地圖來自顏聖紘老師從生物學的角度驗證自然書寫抑或影視作品的真偽，使以文學拉起與自然間關係的這幅地圖不至淪為想像，真正與現實相符。陳玉峯老師的第三幅地圖展示宗教與自然相連之處，將宗教的道德觀與自然萬物生滅的道理對應，神不僅是孤獨又燦爛的存在，更顯現了宇宙運作的秩序。

對照這三幅地圖，分別從人的、生物的與神的視域，為貧瘠的廢墟開啟了太陽、星辰與月亮三道光芒，我們重新看見彼此，宛如創世的初始。



## 路徑

「路徑是大地的習性，是兩廂情願的造物。」引自 Robert Macfarlane 《故道》

在能夠辨讀地圖，確認置身所在與週遭事物的相對關係後，啟程的第一步是尋找路徑，路徑的形成總始於某個衝動，創生後則開始引導各種旅途的出現。於是在課程的中段，昭示了地圖上的各種路徑，講師們一一說出當初那很衝動的什麼，以及往後為此開闢的慣常旅程。



李寶蓮老師的討山，來自「是不是可以繼續安於實質上過物質文明生活而精神上嚮往自然的狀態？」（引自李寶蓮《女農討山誌》）的懷疑，於是她開始向自己提問，也向土地、向農民、向消費者、向商人、向政府提問，以此延伸出一段農地如何重要、為什麼重要的思索。

楊維晟老師與陳月霞老師都以自然科學為思考的基底，以書寫與攝影作為實踐的方式，分別開展出不同的關懷與探索。楊維晟老師循著法布爾的路徑走訪法國，在國內外拍攝昆蟲，並「試著翻越

數學與生物設下的藩籬，改於藝術與美學的角度去接近昆蟲」，而攝影成為他的解決之道。陳月霞老師的攝影以植物為主，在演講中她一一擊破人類對自然的誤解，以及社會中無意間的性別歧視，「自然界只有繁衍後代無傳宗接代。」她說。

陳列老師以到玉山走訪約莫一年後寫就《永遠的山》的經驗進行分享，訴說著在山區裡感受雲霧雨水和生靈的滋味，期間為了更加了解山林也努力找尋各種知識輔助，以便在山間讀出更多樂趣來。

黃淑梅導演從九二一大地震開始關注臺灣的生態環境，那時她帶著攝影機走進災區，蹲點紀錄重建龐大且遙遙無期的重建工程。這次的分享，導演帶來了爬梳台灣百年來開拓史的紀錄片—《給親愛的孩子》，細數臺灣土地的傷痕從何而起又為何而生？

這一條條行走的路徑，帶著各種關懷，並永不停歇的記錄著所見的種種，這些對土地的見證，踩下了深深的足跡，使我不必滿路撒著糖果，就能穿行在山林與河海之間。這些事物於我震撼像地鐵衝上高架橋的瞬間，像影廳暗去、巨大螢幕乍亮的時刻，驚喜著長久被蒙蔽的眼睛終於睡醒，一場場講座宛若底片的沖洗，在廢墟背後隱蔽的那些生命在恍惚間緩慢顯影，仿佛瞥見了柏拉圖洞穴的影子，預備回頭。

---

## 啟程

當各條路徑的先行者攤開自己行走的發現之後，原先作為能指的呆板風景開始騷亂起來，所指何處難以判定，可我終究還是初學者，每週一次的震動往往只維持數日，再走進文學館前，早已遺忘目眩間所看見的奇異景致。又或者深思之後，總萌生新的問題，縈繞而不得其解，當意義之門打開，從原本的匱乏間湧現、奔流，面對土地的創傷，抑或無從辨讀眼前的事物的挫折來襲時，究竟該如何回應？

吳比娜老師從城市漫遊者的角度出發，建立對城市細讀的可能，當我們總相信自然被隔絕於人類文明之外時，老師帶著我們重新看見、發現城市裡的自然景致，牆頭的花草、住戶前的盆栽、昆蟲……等等，提醒我們仍活在自然裡。如同李奧帕德在《沙郡年紀》裡所提出的土地倫理觀念：「土地的倫理規範使智人（*Homo sapiens*）從土地——集群（*land-community*）的征服者，變成土地——集群的一般成員與公民；這暗示著，他對集群內其他成員，以及對這個集群的尊重。」當人類以為所有生物已然被驅趕出城市的空間，只留下同類時，無法意識到自己仍然在集群之中，更無法想像如何尊重地對待其他成員，透過尋找城市裡人類之外的生命，成為了重新回到群集之中的第一步。

楊國禎老師帶著同學來到樹屋，訴說榕樹如何依循著臺灣自然的環境氣候生長，成為如今的樣貌，上了一堂屬於榕樹的社會學。在大家指摘榕樹會破壞民宅、毀損建物時，楊國禎老師指出這些刻板印象的漏洞，更強調在臺灣獨特的物候條件下，榕樹究竟如何和生長的地勢與人類活動相互依存發展，生長出獨一無二的樣貌來。



陳列

作為環境運動者與紀錄片工作者的崔懷欣老師，現職為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秘書長，並曾拍攝紀錄片《貢寮你好》，老師認為，紀錄片是促使人們對話的工具，讓更多人關心這片土地發生的事情。但這樣的關注，並非簡單的、二元對立的關注，老師播放了《Indian point》這支環境紀錄片，展示了核電議題中電廠員工、居民、官員、環團與學者各個立場間複雜而糾結的面相。這樣的思考不是將議題簡化，而是反覆在不同的立場間確認每個位置的「看見」，由此得到更加公允的判斷。

壓軸的陳健一老師，循著各個城市發展的脈絡徒步行走，「這樣深度看到土地的態度和理解，才能反省當代，結構性的對應，期間所謂思想性的對話和建構是這樣深度『看到』和『反省』的基礎。」為什麼總是對周遭事物視而不見？因為「有背景才看得到」，陳健一老師以文獻連結地方，強調有意義的走讀脈絡，以及現場觀察與思辨，立體的建構對一個區域的認識，才有足夠知識能力提出完整解決方案的可能。



黃淑梅

---

## 尋回

從宏觀的地圖展示，到一條條路徑的導覽，最後收束在啟程實踐的方法，在以往人類中心建構的文明廢墟的縫隙中，蔓生出其他生命存在的印記，依循著課堂的里程，一步步換回對事物好奇的眼睛，在生命湧現，衝入眼眸的炫目之中，刻畫下了無數條應當注意的提醒事項：空汙、核電、物種的消逝、農地的議題……等等，瞬時難以招架間，有實踐的先行者安撫慌亂，並指出得以攀附的繩索，使無措的手足得以抓緊支撐。

即便如此，每次離開文學館後數天，慌亂屢屢浮現，如同環境議題層出不窮，當眼光能夠容納更多，不意味著安心、豁達，而是一波還未平息一波又來侵襲的狂風暴雨。如果沒有行動，每週的課程宛如一場場對著文明廢墟的憑空超渡，而我也僅是弔唁的賓客，當曩昔這些被排除於人類之外的亡靈紛紛復位，現形於街角、巷弄、媒體新聞與日常對話之中，「見鬼了！這世界為何如此？」每每這樣的吶喊之後，面臨了是否展開行動的抉擇，我們在「自然」中相遇，其後的路該往何處行走？如同文學館前的圓環，在確認行進的路徑前，總是打轉。☒



吳比娜